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二

石集

東陽王乾章選

議類

詰盜議

袁表

批洞見盜源中有經畧處置弭盜長策無過此矣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盜之為患久矣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劫且其地

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者憑險以戛兵而群不逞之人亡命避辜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斂商賈劫掠村聚以為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為盜遂竊據吳粵以與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霸矣高皇帝覽殷鑒之不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蠹而弗脩弓械干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邏卒陽託捕盜之名而陰資

煮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盡廢崇明一縣崔蒲為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為婚姻而甚者則豪奴田僕往往乾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為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饑盜起肆出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憂而甚為手足之病弘治間施天泰東山紐西山兄弟奮臂一呼

三吳大困幸就誅夷終難撲滅因循至今為患日甚  
王董兩姓互相讐殺秦璠黃良從而繼之竊伏海沙  
公行劫掠當衝者憂之添復兵備冀寧海徼謀之不  
審輕信人言始也招之不來繼也勦之不勝先鋒未  
交而外間內作倒戈奔北殺戮覆溺慘不忍言何者  
驅烏合之市人以當鷓張之死寇統馭之無人簡教  
之無素海陸殊勢舟楫異宜輕舉而寡謀既無後援  
又無旁覆進無懸爵之賞退無收孥之罰固宜聞鼓  
而戰慄望風而奔散矣敗衄之由此其已往者也今

天子赫怒本兵張皇命大將以征之總數郡之師  
因三吳之糧餽下召募之令而田徒雲集行勸借之  
典而富室叢怨加之楊州之民輕揚易惑訛言沸騰  
互相扇動饑饉荐臻物價涌貴兵革一起日費千金  
亡賴之徒並緣為奸貪婪之吏乘機歛括江之東浙  
之西磬罄喪其樂生之心有識者痛之而淺謀者猶  
以為不足過慮何者幸而勝則三吳之民困而國家  
之元氣傷不幸而不勝則兵連相結而賦役亡已賦  
役亡已而事不可中止夫以天下之大其半仰給於

江之東浙之西無事尚不支而况禍生於肘腋之下。難作於枕席之旁者乎。故三吳之困天下之憂也。此非吳人之私憂過計也。然則爲今之計者莫利於速勦而又必出於萬全萬全之計莫如因其鄉間而用海人以攻海賊。夫海寇不過千人止矣。其舟艦之小不足畏也。刀矢之弱不足畏也。技藝之弗習不足畏也。糧餉之弗繼不足畏也。然反爲所敗者。彼海我陸。彼長於舟楫而我利於原野。風濤之漂震。潮沙之淤淺。地利弗知也。主帥之權輕。應募之士脆。賞罰之弗嚴。鄉間之弗用人。和弗得也。徒曰我衆彼寡。我有餘。彼不足。可以必勝而無虞。此僥倖之謀而非萬全之算也。兵瀆曰知彼知己者勝。又曰妙莫妙於用間。用間則賊之虛實強弱我悉知之。而後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彼長於舟楫而我亦以長於舟楫者制之。簡其精銳。嚴其教令。信其約束。明其部伍。懸重購以殲其渠克。恤已降以散其黨脅。猝然而發。翕然而集。倍而攻之。什而圍之。樓船巨艘以乘其舳艫之小。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凡江中之群盜。海濱之

諠徒習知水戰而樂爲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飈馳電駭。諸道并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醜夷矣。又且豫爲規畫。檄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則瞰浦。寧波。嚴加隄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或曰。用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賊以覆敗。漳人願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狐疑。而耻功之不出於已也。疑而忌。未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批審勢度時議論愷快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

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備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

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茂所顧忘。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棄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于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是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圻。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求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舡。舡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

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  
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  
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  
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  
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  
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  
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  
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  
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  
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  
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  
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  
期表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  
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筓角  
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  
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  
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  
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

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穰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蒐于套。穰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於守耶。春夏馬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

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

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節八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

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

以此效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

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說類

獲麟說

唐順之

批以獲麟為紀異。此亦發前人所未發。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毅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  
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  
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  
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  
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  
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鹵退飛。鴈鶴來巢。效麋有域。  
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  
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  
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  
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  
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觀陶說

御寶

批人打之生也。難生而成也。又難其偶於世也。尤難觀陶可以深長思矣。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歷群工所咸造焉。客或嘆曰。呼  
陶之為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確而  
粉之。澄之以水。漚之以渠。澆之以甃。和之以漿。始可  
以揉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

未澤焉。壞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內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五。其幸不壞者。釁隙。疵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歟矣。然取土而昇者若干人。碓者若干人。澄者。瀘者。澁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為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嘆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瀘澁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尚

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視其為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脩身。以待用者。材以爲土。學以爲碓。戒以爲澄。省以爲瀘。從義以爲澁。力行以爲和。循禮以爲規。研精以爲刮。師友以爲磨。出詞以爲潤。表儀以爲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疵。隙玷。壘。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邪。寶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

為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末也。請著以為說，俾用才者知焉。

### 媒說

石珪

批狀宦途反覆傾諂之態讀之真可汗顏

西里之婦有習媒者，三年不成，允為絲蘿之好，鮮扣其門。金龜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膏唇錯牙，毀方削廉，意隨波流，辯逐風生。化強為奸，扛卑使尊。堅白同異，燦爛紛綸。巧移喜怒，咳定取予。左顧漢勝，右麾

齊劍，自以為術已精美。一行而節應再舉，而轍亂父益齟齬，行啻于塗。立誓於垣，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無復言媒妁事。竊聞大媒氏旁通于道，大化于藝，願進之階下，以祛愚婦之惑。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布席于堂，斂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不悟，迺閉之別室，致憤發。非明日又問之，對曰：將無夸毗大繁，喻些失機，功急大勞，反損事圖。速成反敗，與曰未也。趣復入戶，三日然後召焉。則見里媒之眉間栩栩然，有動意。曰：幾矣，得之美。問曰：女知

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爲女言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王之道。至大極遠。吾儕巾櫛。賤婦委巷。小人安敢議之。雖然。御有百車。不如詭驅。兵有百萬。不如反間。是故我遇其常。揚兵正旗。三戰而勝。功非我誰。卒遇勅敵。我計不戾。進與無所得退。與有後患。彼乃嚴兵。以待我亂。我乃騰飛。語飾謗書。賂左右。私名妹。嫁怨賈禍。以保我軀。是以亞父抑田單走樂毅。奔鼎錯剖忠。及遇禍。正反蒙詬。必如是。然後兵可制。勳可就矣。媒有兵道焉。女之所習者。

蓋勒盟。屢講朝。平暮成。葶食而更戰。既陳而後擊之。灑與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圍柵未備。而敵大至矣。女所謂知媒之常。而不知媒之變者乎。吾爲媒三十年矣。被選入官。亦復十年。吾譽揚。使爲春華宮。毀白台。使爲嫫母。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其會。收兩家之歡。得三倍之惠。卒有乖逆。吾委諸其鄰。其鄰不受。吾委諸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交惡。而吾潔其身。故老矣。國中推善爲媒者。無以逾我。而老婦壯子少孫。行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難易。

之理成敗之數爾亦宜知。貞女易成。冶女難成。妍女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成。失節婦難成。蓋其微惡素定。夙聲素過。幸我輩者。唯黃炫亂黑白顛倒。使芍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此舌與齒耳。故吾輩者。為正人。小利為邪人。大利而怨不及焉。抑吾聞之。嫁怨於人。其怨將繁。賈禍自我。其禍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姑以卒歲利吾身而已。乃更教女為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足取。然其言時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餽口之欲亟。以至此耳。以吾觀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偃然自以為得計。亦甚矣。

說鉉贈林子茂貞

崔銑

批

林子將之泗。其僚鍾子以諸僚來。雍乞贈言於崔仲子甫。仲子觀則於古義。比類於今事。象物以章。廣喻以盡意。名曰說鉉。匪勝辯談。爰申忠告。其詞曰。古之君子。弘以居上。巽以為下。廣受曰弘。委諫曰巽。弘則人莫能遺也。巽則人莫能凌也。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觀立於三而知常。觀化於兩而知變。觀微於消長而知幾。觀贖於晝夜而知通。在鼎之始曰黃耳。金鉉之恒曰玉鉉。大吉。金鉉者上之道也。玉鉉者下之道也。鼎之無耳也。耳之無鉉也。則否積而雉膏廢矣。剝則能舉重也。健則能致遠也。夫事待人而後成。言警心而後思。不自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正論升。若夫聞令而承望色而趨此。非上之人所難致者也。故曰金鉉者上之道也。夫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感乎人

者存乎誠。動乎物者存乎容。別乎直者存乎異。消乎疑者存乎恬。孔子贊玉曰溫潤而澤。仁也。和曰溫。不比同為和。浸曰潤。不強通為浸。光曰澤。不引已為光。春之煦人也普。水之入物也漸。珠之具采也潛。皆漬與而匿景者也。是王之類也。故曰玉鉉者下之道也。上惟取其金。下乃體夫玉。則剛柔均而政可立矣。嗟乎鼎之為物常而用可重也。其尊可以享上帝。其德可以養聖賢。然致之者鉉也。及其俎陳而鼎設。實食而禮成。彼鉉者出耳屏隱。莫名其能。其天下之至德

也夫故當其事難。君子弗之恒也。暨其事去。君子弗之處也。是故業崇而風遠矣。

### 說琴

何景明

批其摘詞也。富其取喻也。精。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鶻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鶻曰。是病於材也。予視其黥然黑。衰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也。凡攻琴者。首選材。

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微越。絃以被音。軫以撥絃。微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括圓也。微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疎。軫之括滯。微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踈。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注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遂谷據。

皇明百家文卷之二  
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璠紉輪困。璀璨峩鬱。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黜然衰然。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楅而欲求歿。直木輸。屈木輻。巨木節。細木纒。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樸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絃乎。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徽乎。謙取於越乎。一物而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何景明

批全篇悉本莊子而組織渾融全無痕線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問曰投業進曰鵬  
聞古者冠則命於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  
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  
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  
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  
爾聞夫鵬鯤爲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  
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  
蓬蓬在下是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  
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達蟻蠓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渺然無有也何  
也所托者小也蟻決起而飛數尺翳翳屬于墻以投  
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  
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懵懵日無所益而月有  
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  
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  
也猶蟻蠓蟻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樟  
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櫟棘爲之雖有巧工不能加  
焉自致其材也殫精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

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桴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早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序類上

贈大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崔銑

批分明狀出石塘公大臣之度讀之知親炙然未以楊縮此証更見相類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詞烈政。去氏之厲。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竒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梓外。定宇博量。正表於此。形範於彼。不為福創。不拔事首。追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靡貲。泯旦夕之効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憂之。其聲播說而拊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荅如取。况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動之。未矣哉。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銑亦廁名。石塘聞公。甬川張公。同邑。同舉。年才踰冠。沉重靜方。備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蒞。人曰。務勞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蔑有。王良之御。控整隨策。養矢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臣哉。

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乎。不急其尋丈之椽。必湏其百圍以棟。梗楠則然。竿日而華。計旬以特。乃爛熳樸樾。大匠不睨焉。昔唐楊綰。史稱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跂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逮其拜命。元勳奮士。相顧愕眙。或減音樂。或夷堂隍。此何待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舉觴而賀。曰。聖天子其喜於南卿之來。留

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批道若大路然文詞技能皆徑實耳喬公論學而自愧自悔陽明公亦善於啓迪哉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訕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數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不精於道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

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  
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  
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  
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九十而猶  
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  
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  
士之交警。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京

羅玘

批叙得悠揚有見其李何之倡乎

正德辛未春正月丁丑軍吏馳自闕下告于南京  
守備兵部尚書何公曰天子其召公入明日戊寅  
吏部傳所以命公者曰其以公為刑部尚書乘傳  
以來公瞻望宸極謝既乃齊袂筮日走陵下辭  
行一時部院寺之長貳舉欣欣然為朝廷得公賀  
意若贊公上道毋宿命者而畿甸之民吏戎衛之  
帥數十萬之卒又愀然形諸色不樂與幕下文武之  
士色如之又甚焉意若欲尼公之行者同留務太子

太傅成國公察知之西寧侯宋公又知之相與合謀於子曰贊公之行也者是乎則尼也者非也尼公之行也者是乎則贊也者非也何居蓋定之將以告夫公以為公別子曰昔周公之居東也東人有無以我心不有東人之心歟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參署事至于十反不厭而終身依依焉無他欲久其託也而已茲而幕下士之心不有蜀參者之心歟是皆私公於一身然也若部院寺之長貳則憤夫嘉石肺石之近易位於大慙也而公昔嘗平之達之也且今之視昔何如也而顧可緩公乎是蓋公公於天下然也雖然幕下近也其為類尚寡也畿甸戎衛則遠也其為類也衆矣幕下戎衛卑也其為選未必賢也部院寺則尊也其為選也賢矣而人亦於是乎盡矣公亦可以聲音笑貌於其間哉公既然何道也抑聞之人也者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周官品官之職曰寅亮天地曰燮理陰陽不知所謂寅亮燮理者亦於人焉推乎無也抑不知當是之時人宜其

職君則官之若虞廷則固有讓者矣且今茲非虞周之世乎宜以贊公之行者為之二公以予言告公而別公公去。

贈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批有闔闕有闔鎖熟讀秦漢書方有此筆

比歲虜寇擁衆數萬控弦鳴鏑侵犯亭障陝西諸邊是用弗靖累用薦者起司馬荆山先生即其家授鉞焉而式遄其行龍慕先生蓋有年矣比至承顏接詞披見悃誠若鬱鬱然而有遁思者未及問先生語之

曰予杜門不出五年于斯被裘啜菽巖居而川游甚自得也既王言載臨北面稽首奉䟽謝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老不足以辱命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雖然老夫終道焉爾子以為何如龍曰消息盈虛順時之則進退存亡守理之極困斯尺蠖焉不遇斯龍蛇焉乃若藏器于身也得政于國也獲譽于時也蠖伸龍變感會奮庸理之固然又何讓焉挾出疆之贅者存皇皇之心抱振世之鐸者形栖栖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夙采足以折衝

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璽書優分閫之責。金幣申三錫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臺臣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獲譽也公矣。旰食之懷。不可虛也。夕壘之辱。不可忘也。亦惟勉於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得政者任其憂。是故不有王命。召虎正心則寧者乎。獲譽者愜其功。是故不有申伯之德。聞于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時庸。業以機張。日幸夫振策以宣文武之則。靖寇以紓西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徒哉。而豈徒哉。先生曰善哉言乎。於老夫弘矣。盍著之于篇。吾將圖焉。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夢陽

批大臣必知自重而後可風天下此亦閔世教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雖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階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崇幸。

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  
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後待  
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玃玃在  
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  
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耶公不聽以  
去議者以聞天子庶公有決志故朝卒不留公夫士  
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  
不可來而臨事靡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士  
夫耶。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

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  
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  
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  
決于去。何不可耶。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  
辱。將遂以是胤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  
于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  
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  
故亡義者貪。昧義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  
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

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耶？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即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即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川北地，李夢陽乃為之序。

送少保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湛若水

批狀劉公決去之心詞簡意足

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臣與新進異義，而同禮同禮也。故其進必以正，異義也。故其退必以時。一

言不從一朝而去。此新進之士，以身為安危者也。若夫大臣之道，則不然。招不可來，麾不可去，惟社稷之安危而身焉以之。少保華容劉先生，其人乎？先生始者宦游齊越，閩嶺之間，所至惠人不立奇節。及以都御史理黃河，召為戶部侍郎，既即求歸，高卧東山，若將終焉。人皆曰清矣。然此猶為易及。起為大司馬，孝廟倚重，邊患方殷，言踣齟齬，中人側目。人曰：未可以去乎？曰：未也。超然自信，正色立朝。今上幼冲，公以遺命，邊事益急，腹心未孚，齟齬者起為騰口，側目者轉

而裂眚。內方洶洶欲申殊禍。人又曰未可以去乎。公曰未也。自信如初。蓋篤邊寇既平。明主親政。公乃從容拂衣而起。累章決去。若駕孤鶴。御長風。飄然而莫之能留也。人乃知公之不去也。任其去也。時蓋至此。然後爲難也。若公者。古所謂社稷之臣。非耶。然吾又聞昔召公去。周公留之曰無困哉。不以後人迷。不知公之去亦有留之。如周公否。又不知公去時。獨能恣然無召公之意否。在翰林館者。凡二十四人。同作詩辭贈之。皆所以洩願留之情也。以予知公爲最。故爲

序

送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湛若水

批與前送劉少保序同一機軸而更覺雅贍

史若水曰。有天地。斯有二氣。有二氣。斯有通塞。有通塞。斯有否泰。有否泰。斯有從違。斯有去就。是故二氣存乎機。通塞存乎感。否泰存乎遇。從違存乎數。去就存乎時。時之義大矣哉。見素先生得天地剖大以直之氣。能遂其志。是以於憲廟時。則以卽官獨効梁方。以引繼曉下獄不屈。懷恩壯之。斯非所謂

其剛者耶。然而落職判官。尋感星隕。復官南都。於武廟時。則巡撫川江。卒遇麻賊。卑與入諭。羅跪請降。斯非所謂其大者耶。然而中阻於總制。乞休而歸。今上龍飛時。則首起司寇。因事納忠。據瀆執奏。抗奪獄之。旨以沮權幸之氣。斯非所謂其直者耶。然而初則上為薄譴。中則求去。勉留終則優詔。隆禮廩夫。是昇宮保。是嘉夫公之正氣。能感上天。星隕之變。而不能感。憲廟於初。以不譴。能致懷恩之壯。而不免。梁方之密。能諭麻賊之悍。而不能消總制之妬。以全

功能感

上之隆禮而不能開權幸之感。使其言之

見從而身安於朝廷之上。豈非所謂氣機之通塞乎。

是故通塞形而否泰見。否泰見而從違生。從違生而

公之去就決矣。昔之嘉靖初。詔堯舜天開。公以累

召而來。戔戔其冠。齋齋其衣。蹇蹇其趨。拜舞班行。如

鳳鳥具五綵。聞九韶以來儀於兩階。及其待命而

去也。颯乎山中。飄乎野服。意氣江湖。激昂雲霄。如野

鶴挿六翮。乘長風。將翱翔乎千仞。雖欲留之而不可

得。蓋公之進也以時。而退也以時。時也道也。大臣之

道不可則止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嗚呼！時乎！公其歸矣。

霍山辭并序

何景明

批霍山辭直逼騷矣

司農公致為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為臣，臣必不豫，懷忠獲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之所以悼毀也。或曰：否不然，枉在善惡，厥道不同。君子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

於君，正士不責親於人。司農公致為臣，胡為弗豫？問曰：汝南何景明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油油然，不異平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顧若有伏憂者。於是景明述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耻，不得其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纒纒，有揆皇度，或者而反予者。胡為豫？胡為弗豫？或人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產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

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豐樹樹  
樨，可蔭而息。而劇窪嶠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  
知人間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爲霍山之辭。歌以壽公。  
詞曰：巖巖霍山之隆窮兮，莫彼晉楚。左屬太行蒲坂，  
委蛇兮。襄陵蟲鬼而在下。雲之興兮，霈霈望佳人兮。  
容與。嫋嫋兮，秋風芳卉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兮  
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  
霜霰下兮夕以寒。叢薄兮蒙密，澆穴兮潺湲。鳥萃兮  
翼翼，跼伏兮般般。鷓鴣兮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來兮

延年。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王延相

批知本之論

筠溪黃子有提督太倉之命。浚川子請曰：太倉之  
儲矣，以乎？黃子曰：京師置諸兵衛，勢不得以自養也。  
故每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以餉茲，其養兵之費乎？浚  
川子曰：民猶兵也，兵猶民也。三代秦漢未聞有養兵  
者矣，獨不可以劾古而返之？黃子曰：勢可乎？哉！夫自  
周隋格鬪宇內，置兵長征，民失耕作，艱於饋餉，乃兵

農各籍稅民以給居者無失業之嗟征者有鼓腹之  
歌國富兵強所向無敵世方資以為利矣兵焉得不  
養浚川子曰昔者農出車賦人人皆兵平寧執耒有  
警負戈江漢六月之師未聞有不足者矣又獨不可  
放而農調而兵乎黃子曰勢又可乎哉居重可以御  
輕有餘可以制不足國家京師置七十二衛乃集兵  
三十餘萬括各省腹裏之兵不能過此數括西北六  
邊之兵亦不能過此數平居可以鎮壓可以雄視絕  
尾大不掉之患方以此為久安長治之術矣又焉得  
而放之浚川子曰今之民生齒繁矣財貨微矣田有  
限而用日廣矣久而無度兵農俱敝之道也又獨不  
可以長慮遠猷酌國用之緩急為民賦之伸縮乎黃  
子曰此有道焉儲積在裕民裕民在祛乎耗民財者  
而已矣今之耗財者二征需煩煩也風俗侈靡也需  
煩則剥盡乎膏脂風侈則類填乎溝壑欲民之不窮  
不可得也聖人燭幾達要急於先務必罷無益之  
費必釐無藝之征必嚴越度之禁又能衣紵以示敦  
朴卑宮以崇儉德天下化其簡素而財不可勝用矣

皇明高家文獻卷之三十一  
稅民以養兵。又何不給之用。浚川子曰。嗟乎。黃子可謂知本者乎。嗇者聚之賓也。風者下之偃也。寡取所以藏富也。裕下所以備上也。足食足兵。厥道莫要於此。古之君子在巖廊之上。則憂其民。黃子是行也。必有所處矣。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 駕南征序 朱應登

批叙得宛委可愛。亦詞林之鉅工也。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廼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

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幾而無智名。抑末疆而無勇功。休烈赫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於當世之務。敢借周為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廼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為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役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為哉。

曰配天祀神。自時中又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舉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蓋於今。天子觀之。夫金陵我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日之備者乎。周之記功。有功於治洛之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武湯。不當以周成言也。至於侍從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秬鬯。以周公為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弼違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華而內治脩也。今日之事。愚安能無屬望於公乎。公夙采節義。昭布海內。海內之士傾心久矣。應答誠不佞。不敢以私人頌之。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王廷相

批

父菴黃子將以南京少宗伯考功於天官部。石湖何子九峯胡子徵文言贈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志在天下而澤加于民。故莫不有功可述。然必協于道而

後可使夫人也。逆性命之情以就夫隨世之業。則名私循為智。竊為迷。謬之圖為毀。真之惑為妄。世依阿之失已。此夷齊魯閔所以太息悲感而不使累於心者也。又惡乎稱於聖人之門。故曰道者功之質。言功失其道則功非其功矣。然必邁夫時而後成。時不可得則賢傑匹於常調。才智窘於寡和。大人遭晦龍潛豹伏而鄙夫屏豎以螻螳沙虫制君子矣。氣縮而罔補。精渙而罔色。動之致抑。進之致嫉。名之曰陸沉。豈不悲哉。昔者仲尼子輿其人則聖賢也。其道則化工

也。孰不知其一樞轉而可以康世時也。上無明王。邦君癩於庸讒。卒不遇夫知已而老人。到于今惜之。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非其時。難與論功也。雖然。功成不可居也。古之明王。治幾造化。漠然若不與於已。功冒海宇。退然若無能而歸諸天。由是含章襲緝。莫得而稱。故曰。帝力何有於我。蓋天下闇然利之而不知夫。其爲道術也。不亦神乎哉。石湖何子曰。不然。黃子貳禮南都也。禋祀之犧牲。登豆之果蔬。無不裁定。區畫簿正。民便公廨。營局醫藥之務。無不修繕。處分咸有實惠。攝刑部也。燭微致要。于部受成。罷懈匪私。訟獄乃清。攝都臺也。端範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憲儕貞軌。攝操江也。防禦有畧。經理周盡。弭盜四事。深中機宜。以明達之才。成現茂之業。世方仰其經濟而快睹矣。黃子惡得辭而不居。浚川子曰。不然。黃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際。視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邁於時也。結茅會友於紫霄之山。講習唐虞周孔之道。宴然若將終身焉。及其既邁於時也。葆光韜志。遜而遠之。其視矯矯亢亢。不勝其滿溢。

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黃子有道之士也。其於功名之際。曾何詡詡然居之哉。雖然善其功者。乃所以善其職者也。黃子固不以之自居矣。司天官之考者。顧不以之居黃子耶。

贈蔡可泉序

羅洪先

批全篇懷先事之憂。不襲誇詡。猶有古風。

今天下譬之人身。北虜之患。而南夷二三竊戾。猶指股之瘡。誠病矣。恃榮衛和闕。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南都據長江之上。千里之轉輸。四方之輻輳。

在天下則胃腑也。自高皇帝破海牙軍。奪水柵而大

業定。於是新江口營。屢收橫海下瀕之績。今數君實不下步騎三之一。當其馮江誓師。鳴鏡進權。亦何盛也。其常以都御史蒞其軍。蓋宿將至是盡矣。抑或以爲鳴鶴快鶻。盡載梟雄。苟一旦倉猝。相機宜制。驕悍聯數郡。聲援以佐。緩急非文武智畧重臣。固所不可。時平備弛。枹鼓之聲不聞。敗衲疲卒。取具故事。而在上亦以閒苟自處。除目至聆聆然。又候他徒。已亥庚子之間。崇明一夫奮臂。而南都爲之戒嚴。致煩遣將。

徵兵。又乃撲滅。其實敗盜盜耳。萬一奸宄出此輩上。何以待之。不知每歲安用此坐食為也。余嘗汎彭蠡。詣秣陵。登舟四顧。埃氛蕭然。盜盜充斥。估客結艦。伺便始敢寸進。嗚呼。毒積於歲年。而病熒於旦暮。使盧扁望之而走。是尚可採藥乎。今年夏。倭寇入黃巖。殺官吏。赭城邑。公海騷動。天子既有行遣。適江防都御史報缺。吏部擇江西右布政使可泉蔡君以進。蔡君以強仕之年。負剛韌之器。才識文學。行輩推讓。往自刑部謫廬州。稍起。歷江浙嶺南。藩臬長江上下。乃其舊經處。廟堂計之。審矣。併言倭寇留海上。日久抄畧且盡。必入江窺。畿輔諸郡。議者咸謂倭利於海。入江為投檻之虎。可以早除。往時秦蕃之提計出於此。然倭善劔槩。礮石其人。然得機變。多招亡命為鄉導。以故出入不挫。茲今江上之兵老弱相半。器物朽頽。不識與往時何若。此當以謀勝也。蔡君為廟堂所知。亦恐除目且下。而江防所係不獨倭寇。君子以身為天下。機會可乘。固當慮久遠利。且暮事何有哉。昨得蔡君別書曰。予必有以贈我。而參政鍾陽馬君復遣

使相迫、余與蔡君同年進士、每見論天下事、意氣慨然、若有所欲為者、喜其可以少試、忘身病而為之言。

都御史黃公平盜叙紀

許宗魯

一批叙事、多倣韓文

嘉靖甲午冬、盜康黃狗馬與王客輩、嘯聚階固間、階固蓋隴蜀之交、地多山林險阻、故亡命逋殺者多、伏竄其間、乃於是驅脅鄉居、剽劫行旅、居者行者咸盡苦之、黨類日多、如火斯熾、乙未春、階固守令以盜上巡撫都御史、少厓黃公惕然懼、毅然任、乃合議于諸

臺、會兵于元戎、諮謀于藩臬、選將于都閫、餉督于守巡、申備于郡縣、刻期以平盜、於是盜怖而匿、據倚山谷、蟻聚蚓結、惴惴自保矣、官軍易之鼓勇、凌險直擣、其窟盜乘險設機、我戰不利、主者戕焉、有司以告公、于是赫然怒、勃然興、曰：是事在我、我不力、是其誰任之、卜日出師、駐兵天水、居中指授、群屬奔走、罔不如命、公曰：師行糧食饋餉所先也、乃勅有司轉輸填委、露積府儲、實有實富、公曰：野寇尚戰、山寇尚守、戰貴選鋒、守貴用衆、乃徵兵於郡衛、部列教練、需時命遣

如虎如貌如雲如林。公曰：兵涉異境，實資嚮導，盜據山谷，彼習我昧。匪導盍由，乃募礦人獵師，木客樵者，指徑躒蹊，進退無惑。如履康衢，公曰：盜依山阻，我軍其麓，仰攻深繫，兵法所忌。惟是列戍環守，相宜攻勦，不可爽忽。于是度險以摧其鋒，乘間以破其窟。過後以扼其奔，刈翳以防其伏。盜失其恃，窘迫無所。如魚在釜，如鳥在籠。公曰：凡此群盜，匪皆不良，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有明訓，余何敢昧之。夫渙群攜黨，莫先於招撫。乃于是立幟，下令曰：釋兵去險，首罪牙門者，不念往惡，俾爾安業。旬日降者，屬道如去水火，以即衽席。公曰：去草者薙，逐禽者獮，盜不殲，餘孽將滋。于是縱兵大索，火其林木，斥其道路，蕩其巢穴，易其峻巖。而康黃狗輩，絡繹就縛。盜乃用平，師還。于是藩伯張君臬伯文君闡伯，毆君各偕其寮，慶盜之平，偉公之績，謂不可無紀也。乃出其公移，述其籌略。屬魯文之魯，曾為叙紀如此。夫渤海底定，龔遂奏庸，潁川寧謐，黃霸入相，馮異鎮撫關中，張詠彈壓西蜀，載之信史。班班可徵，而安厓公平盜之功，比方前軌，有烈無

讓嘉實茂騰。簡徵時至。維此綏靖之休。永垂闕輔  
矣。傳曰君子樹功不朽。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贈大中丞滇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王維楨

批官貴州者贈言皆此類也。獨能化臭腐為神奇。文從遷史變化來。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  
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  
有司上可者。而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為  
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即以其事  
問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

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  
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  
以為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為之言曰。夫  
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  
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  
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為城郭。山下激澗。千  
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寬  
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  
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翺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

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為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頓內屬。將因為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為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為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頌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牛馬。毋與鬼較。而効讎者。干戚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灋。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筮。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

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慮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募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輒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明察而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請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槩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蒿中不敢出。越人入。蒿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崔銑

批詞如散瓊裂錦。意實合璧聯珠。

漢士有言。文章緣飾吏治。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夫緣襲領之謂緣。采賁質之謂飾。是異物而相成也。君子之道異乎是。正人之術。不外正已而求。盡已之學。乃就盡人而用。履而示之焉。文也。制而宜之焉。治也。言乎其比。則為章。言乎其典。則為吏。民之為道也。桑麻穀粟。以相養。君臣父子。以相生。吏也者。行君之令。而使民遂乎是也。是故田畝市廛之差。器用服室之等。

鄉黨里族之

四儒之聯。淑良奇表之分。旌別

舉措之厲。存

正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

政也。克已之勇。一民之刑也。而析之曰。澹術詞辯。未

哉。未哉。中川先生陳公。蜀之大儒也。為御史。作馬政。

為憲。使示學。則舉典以修言。體道而立準。爰丞我汴。

嚴而容明。而不劇。乃登于左。乃伯于晉。先生之道。其

西矣乎。予少游四方。載觀兩都。問俗推變。歲相降也。

而晉之美。如古者四山谷之邃。顯朴而不習。晏佚。晉

有其民。膠庠之遊。質直而不溷。浮靡。晉有其士。禱祠

皇明百代文選卷之三  
四十一  
祈報越禮而事神。晉有其誠。日用交際。崇儉而倡義。晉有其俗。如文之以禮樂。其將復唐虞之舊。流我聖皇堯舜之仁哉。方伯尊乎省者也。藩司翼乎民者也。尊者不親細。翼者不貳志。先生往哉。大行之麓。漳水之東。予猶與聲教之暨焉。我汴芹泉諸公。餞公于河之滸。其贈言則銑奉命而述也。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批

太常以典祀為事也。因人就事。字字根掘。可為贈言者。則矣。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井陘。游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甌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瀋。所謂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愧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殯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賜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子於此望之矣。

送楊太僕序

石璠

批詳述馬政而必原於人亦知本之論情文氣

始予讀魯駟其六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美大。亦無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羣別。雲錦蔽野。則又惛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貴得其法焉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而蕃庶至是哉。比于周遊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

政則任法之說抑又有不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太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又有行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畝牧一馬。再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教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又何其詳且嚴哉。今兩畿齊梁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產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令且急。吾且速。以免吾子女。

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為生哉。吾恃馬以為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之告給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焉。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

進士續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爲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為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騫遠一知講求聖賢之學率以吏事為俗務往往不屑為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講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以博施濟衆為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鬼竒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邪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為俗哉會光祿張君廷賓李宗岳將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為太僕式矣予曰何止於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苟用是道鮮有不益於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請後而徐觀之

送豐原學先生序

王九思

批亦學史記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講纂修孝廟實錄有功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廼奉命視事南京翰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事矣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廼坐鄉里之為吏部有權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里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而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者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弗幸

教我邪當是時又公事未果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廼用諫臣議議蓋曰壽州同知在前翰林得出為吏部為吏部而狼藉賄賂破壞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予是上報曰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玉石共焚廼至於此執事不矜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如何也而又曰執事廼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歎息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

也。果如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弗能容鬼神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已也。則世豈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宮，撰述而美刺備。群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於先生矣。蓋若是者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及復而諷誄有味哉。如啓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焉。茲者竊聞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鎔萬類，軼駕唐虞，是未可知也。是豈可乏人行且召先生

矣。而予退處巖谷，老農光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故夫鷗鵬則大知之類也。而蜩鷲鳩斥鷃者則小知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仆矣。獨念世無知我，然而先生者，又遠別弗侍矣。向所欲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稱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又離群而贅眩。又曰：交不終兮，怨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興。幽昧險塞，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于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呼！

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送殿撰倫伯疇先生使安南詩序 湛若水

批尊中國得體

王者無外。凡在荒遠無不臨御。惟其職貢之疏數先後焉耳。故春秋重王人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聖天子初即位。臨御四方。詔萬國。頒之正朔。而安南昔在臣順。奉職貢尤謹。頗效中華文獻之風。宜在諸國先。於是公卿廷議遣使。當得朝望。而殿元倫先生修

撰實光正使以行。示寵也。吾聞安南國王允天使至。則躬率臣寮馳百里外。立迎道側。天使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允三迎焉。分階而陞位。正東西拜。天子詔。宛若起尺乎天威。甚得畏天保國之道。所謂夷狄而中國者非耶。昔太史公歷遊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史記繼春秋而作。今先生實太史也。歷齊魯汶泗之邦。吞若江淮。盡禹穴而南之景。皆入吟眺。九疑沅湘。悉映乎襟帶之間。未足為先生觀也。又越大庾。蹴珠崖。臨溟海。登歌乎銅柱之

標以道遙乎無垠。所謂遊方之外。滋益奇矣。行禮既畢。觀下國之風。歸將書諸史。以附春秋進夷狄之義。予郡人也。於其行。書此以俟之。同館之士。又為詩歌繼之。

送何職方序

李夢陽

批此亦因人就事字字根據者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瀟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與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

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鉞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幃。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頓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於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郝陽何君往。君少年負俊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扣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予歸。坐高樞。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於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焉焉耳矣。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批

體製規局與唐漁石贈別山公序同可並觀也

給舍劉先生既免喪。將造於朝。留黔中而居者彌月。從者曰車載脂矣。何泄泄也。先生曰予方欲泄泄爾。居數日。從者又曰吉事雖止不怠。何鼎鼎也。先生曰予方欲鼎鼎爾。或問之故。先生喟然而歎曰。奈何遠國族去。先人墳墓乎。於是應登問而進曰。先王制禮而弗可過也。夫禮也者。敦化之始而風俗之防也。過行則悖。過節則凌。過正則矯。不及則廢。廢不可也。或過焉則矯之以正。貴無悖且凌也。是故朝祥而暮歌。

者廢也。既祥而絲履組纓亦廢也。然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者。斯過矣。過不可以為訓也。故曰先王之制禮也。唯其稱也。所謂稱者。其禮之中而民之準者乎。方今主上富於春秋。推賢讓能。伸拔英類。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太平。先生秉昭曠之志。達忠亮之節。給事禁垣。拾遺左右。當必有開發聖聰。裨益國是者。故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先生。先生何以副海內之望。奈何嬰情於國族。溺志於墳墓。以是為戀戀邪。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忠孝者。迺

君子居身之所珍。聖賢垂世之大訓也。先生其勉旃。夫泄泄爾則豫。鼎鼎爾則逸。君子蓋乾乾爾。先生曰吾過矣。夫子之言是也。於是明日發滇陽驛。日暮至楊林。

賜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湛若水

批歷叙羣言清新典雅其文全學左氏

壽張殷近夫既舉進士謝病而歸。采藥於泰山之麓。買書數千卷。曰吾獨身病哉。乃心亦病而未之治也。吾歸將於經史而求殺劑焉。訂之曰群聖心法。非

經史時維濟道之舟。故舟能濟物。亦能溺物。于時同館者各舉其經以贈之。元天和深如金鑿。銑卿嵩八人者為之賦詩采薇之三章。曰吾子孔疚。其曰歸乎。賦抑之首章曰庶人維病。而子德之隅乎。文迪艾邦九叙中道。寓生六人者誦書說命之上篇曰。暝眩哉。病斯其瘳矣。潮為陳春秋伶州鳩鑄無射而知心疾之義曰。子其究之矣。宛櫛之弊。感召之理。慎哉。帝。宗正炅舒。誥天祐縉。孔暉鐸邦奇十人者講大易無妄曰。無妄之疾。又何藥乎。故無妄則無事矣。於是若水進曰。諸君盡之矣。吾又何加焉。吾將與子登泰山。坐雲亭。凌日觀。望東海。獨立乎物表。逍遙乎無何。覺宇宙之無窮。嘆高聲之有形。觀鄒魯之遺蹤。想舞雩之風詠。其必有不言而得之者。群經諸史。束之高閣。三年而後發之。近夫曰。聞子之言。冷然如濯清風。不知其病之去體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二

石集

